

從王安石詩中見其爲人

褚柏思

一、前言

王安石（一〇二一—一〇八六）字介甫，臨川人。二十歲成進士，二十七歲調知鄧縣，三十七歲知常州，四十一歲除知制誥，四十九歲參知政事，開始變法；五十一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五十四歲，乞解機務，六上疏而後報可，出知

江寧府，仍兼提舉經義局。五十五歲，復相，進尚書左僕射。五十六歲，乞退，十月以使臣罷判江寧府。五十七歲，還江寧，其後退居鍾山者十年，封荆國公，進司空。六十六歲卒，贈太傅。

紹聖中，諡曰文公。

宋代建國於唐末五代百年戰亂（黃巢亂起於

西元八七四年，宋建國於九〇六年）之後，外有

遼夏之遙邊，內有戰後之極敝；當此內憂外患之

時，衰弱諸公，以迄豈嘗衆民，則嬉酣太平，不

復知天地間有所謂憂患者。以故神宗有詢問本朝

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表面上看來，天下

無事，其實是抱火厝諸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

未及燃，因謂之「無事」而已！

當此之時，介甫不自量力，預言其一旦之憂

，起而擾其清夢，其相率而仇之也，豈在意外？

但黨同伐異，從未有盡沒其善，而虛構無須有之

惡以相誣譖者；有之，則自宋人之詆荆公始。近

人梁任公每讀宋史，輒爲之廢書而長歎，其言有

曰：「顧政見自政見，而人格自人格也，獨奈何以政見之不合，黨同伐異，莫能相勝，乃架虛辭以譖人私德，此村嫗相諱之窮技，而不意其出於士大夫也！」

余亦有感於此，特就其詩中之言忠孝仁愛者

，分類摘錄之，以便於簡易中見其人之眞面目，存其人之眞人格。

二、忠於君國

和御製賞花釣魚

謠謡祥雲籜路晴，傳呼萬歲雜春聲。

蔽虧玉仗宮花密，映燭金溝御水清。

珠蕊受風天下暖，錦鱗吹浪日邊明。

從容樂飲貞榮遇，願賦嘉魚頌太平。

鴻臚自啓聖還內。

天子嘗懷霜露感，都人亦歎鼓鼙悲。

紛紛瑞氣隨雲漢，漠漠榮光上日旗。

塵土未驚闊闊閑，綠槐空覆影參差。

讀詔書（慶曆七年）

去秋東出汴河梁，已見中州旱勢強。

日射地穿千里赤，風吹沙度滿城黃。

近聞急詔收羣策，頗說新年又亢陽。

賤術縱工難自獻，心憂天下獨君王。

秋興有感

宿雨清畿甸，朝陽麗帝城。

豐年人樂業，驪上踏歌聲。

註：此詠新法後，人慶豐年之景。事關天下

，故亟錄之。

歌元豐 五首錄一

豚柵鷄埘掩靄間，暮林搖落獻南山。

豐年處處人家好，隨意飄然得往還。

封舒國公 三首錄一

陳迹難尋天柱源，疏封投老誤明恩。

國人欲識公歸處，楊柳蕭蕭白下門。

何處難忘酒？君臣遇合時。

深堂拱堯舜，密席坐皋夔。

何處難忘酒？二首錄一

此時無一蓋，真負鹿鳴詩。

和氣襲萬物，歡聲連四夷。

此時無一蓋，真負鹿鳴詩。

荆公十九歲，喪父。其「憶昨詩」有句曰：

吳天一朝界以禍，先子泯沒予誰依？精神離肝肺絕，臂血被面無時晦。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載厭食鍾山薇。

荆公二十一歲，應試禮部，登進士第後，即

人爲其舅中詩石安王從：恩柏楮

遊宦在外，家中便留下了孤寡的母親，因而有「寄虔州江陰二妹」詩，囑其「庶云留汝車，慰我堂上慈」。其原詩曰：

貢水日夜下，下與章水期。我行二水間，無日不爾思。飄若越鳥北，心常在南枝。

又如岐首蛇，南北兩欲馳。逝者日已遠，百憂詎能追。生存若乖隔，邂逅亦何時？女子

歸有道，善懷見於詩。庶云留汝車，慰我堂

上慈。

此外，他曾作「先大夫述」，及「先大夫集序」二文，以述其父事，以繼其父志。中國古代士人之志，主爲上致君下澤民，但亦有「不位於朝，而勢不足以自效。則思慕古之人，而作爲文辭，亦不失其所志也」（先大夫集序）。公父之集，主爲歌詩，「雖此不足盡識其志，然諷詠情性，其亦有以助於道者」（引文同上）。

四、友於兄弟

公兄弟七人，女弟一人，適張氏；處兩人。

見其「先大夫述」。兄弟之序爲：安仁、安道、安石、安國、安世、安禮、安上。安仁進士及第，早卒。安國賜進士及第，除館職，亦早卒。安禮以翰林學士，爲尚書右丞。安上長於書法，曾爲其姊長安縣君墓誌書丹（荆公撰文）。

舟還江南阻風有懷伯兄

幾時重接汝南評，兩漿留連不計程，

白浪黏天無限斷，玄雲垂野少晴明。

平皋望望欲何向？薄宦嗟嗟空此行！

會有閒樽相勸日，鵠鵠隨處共飛鳴。

註：公之伯兄名安仁，字常甫。公集中有王常甫平甫墓誌銘。

次韻平甫

家山松菊半荒蕪，杖策窮年信所如。

占見地靈非卜筮，算知人貴自陶漁。

久詣郭璞言多驗，老比顏含意更疎。

祇欲勒成方土傳，借君名姓在新書。

註：平甫，公四弟安國字。

平甫早卒，公亦

斯文實有寄，天豈偶生才？

一逕森然四座涼。殘陰餘韻去何長？

人濟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材老更剛。

卓犖才名今日事，蕭條門巷古人風。

五噫尚與時多忤，一笑兼忘我屢空。

孟光求婿得梁鴻，廡下相隨不譯窮。

六月塵沙不相貸，滋然搔首又西東。

江潮相忘眞魚樂，怪汝長謠特地愁！

次吳氏女子韻

煙留衰草恨，風送暮林哀；

豈謂登臨處，飄然獨往來。

寄吳氏女子

夢想平生在一丘，暮年得此方優游。

江潮相忘眞魚樂，怪汝長謠特地愁！

次吳氏女子韻

武陵西曲岸烏紗，知汝淒涼正憶家！

人世豈能無聚散，亦逢佳節且吹花。

寄蔡氏女子

我營兮北渚，有懷兮歸女。石梁兮以苦蓋，

綠陰兮承宇。仰有桂兮脩有蘭，嗟汝歸兮路

豈難？望超然之白雲，臨清流而長嘆！

江寧府園懷元度

畫船南北水遙通，日暮幅巾簾竹中。

行到月台逢翠碧，背人飛過子城東。

寄曾子固

斗粟猶慚報禮輕，敢嗟吾道獨難行，

脫身負米將求志，戮力乘田豈爲名？

五、慈於子女

寄張氏女弟

十年江海別常輕，豈料今隨寡嫂行。

心折向誰論宿昔，魂來空復夢平生。

音容想像猶如昨，歲月蕭條忽已更。

知汝此悲還似我，欲爲西望涕先橫。

六、信於朋友

平皋望望欲何向？薄宦嗟嗟空此行！

會有閒樽相勸日，鵠鵠隨處共飛鳴。

註：公之伯兄名安仁，字常甫。公集中有王

高論幾爲衰俗廢，壯懷難值故人傾，

荒城回首山川隔，更覺秋風白髮生。

註：曾子固，名鞏，南豐人，與荆公爲少年

交，且爲知友，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

曾上書於歐陽修，稱道安石之賢。荊公

母之墓誌銘，便爲子固作，見南豐集。

曾父太常博士墓誌銘，則爲荆公作。荊

公古詩「寄曾子固」，有「吾少莫與合

，愛我君爲最」；及「曾子文章衆無有

……借會不幸賤且死，後日猶爲班與

揚。」

思王逢原 三首錄一

布衣阡陌動成羣，卓犖高才獨見君；

杞梓豫章蟠絕壑，駢驥驛表跨浮雲。

行藏已許終身共，生死那知半路分？

便恐世間無妙質，鼻端從此罷揮斤。

送耿天隨至渡口

雪雲江上語依依，不比尋常恨有違；

四十餘年心莫逆，故人如我與君稀。

訪隱者

童子穿雲晚來歸，誰收松下著殘菴？

先生醉臥落花裡，春去人間總不知。

贈僧

紛紛擾擾十年間，世事何嘗不強顏？

亦知心似秋水靜，應須身似嶺雲閒。

與北山道人

蒔果疏泉帶淺山，柴門雖沒要常關；

別開小徑連松路，祇與鄰僧約往還。

進字說二首

正名百物自軒轅，野老何知強討論。

但可與人漫譏詬，豈能令鬼哭黃昏。

二

鼎湖龍去字書存，開闢神機有聖孫。

湖海老臣無四目，謾將糟粕汚脩門。

經局感言（龍相出守江陵仍領經局）。

自古能全已不才，豈論驥驥與駑駘！

放歸自食情雖適，絡首猶存亦可哀。

公領經局，曾公佈三經新義於天下。並親撰

周禮義序、詩義序。至於字說亦爲公一生學力之

所萃。因而有右列三詩之作。關於詩，公曾提倡

杜詩，有「老杜詩後集序」，及「唐百家詩選序」

等。公詩，後人評價甚高，梁任公認爲：「特

提少陵而尊之，實自荊公始」；而「開宋詩一代

風氣」者，亦爲荊公。

至於文，人盡知公爲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

但「彼七家者，皆文人之文，而荊公則學人之文

也。彼七家者非不學，若乃荊公之湛深於經術，

而饜飫於九流百家，則遠非七子者之所能望也」（梁任

公語，見王荊公一書）。

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

藝」，如荊公者，堪稱得其全矣。歐陽修贈公詩

，亦甚讚美其詩文，亟錄之如下：「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

雨過偶書

霈然甘澤洗塵寰，南畝東郊共慰顏。

地望歲功還物外，天將生意與人間。

霽分星斗風雲靜，涼入軒窗枕簟間。

誰似浮雲知進退，纔成霖雨便歸山。

偶成

懷抱難開醉易醒，曉歌悲壯動秋城。

年光斷送朱顏去，世事栽培白髮生。

三畝未成幽處宅，一身還逐衆人行。

可憐蝸角能多少？獨與區區觸事爭。

午枕

百年春夢去悠悠，不復吹簫向此留。

野草自花還自落，鳴禽相乳亦相酬。

舊徑埋沒開新徑，朱戶欹斜見畫樓。

欲把一杯無伴侶，眼看興廢使人愁。

萬事

萬事黃粱欲熟時，世間談笑漫追隨。

鵝蟲得失何足算，鵬鷁逍遙各自知。

千蹊

千蹊百隧散林丘，圖畫風煙一色秋；

但有興來隨處好，楊朱何苦涕橫流？

北山有懷

香火因緣寄此山，主恩授老更人聞；

傷心躋躅岡頭路，明月春風自往還。

北山

北山輸綠漲橫陂，直塹回塘灔澦時；

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

九、甘於寂寞

園蔬小摘嫩還抽，畦稻新春滑欲流。
枕簟不移隨處有，飽餐甘寢更無求！
竹裡編茅倚石根，竹莖疎處見前村。

閑眠盡日無人到，自有春風爲掃門。

竹裡編茅倚石根，竹莖疎處見前村。

閑眠盡日無人到，自有春風爲掃門。

茅簷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

茅簷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

定林所居

屋繞灣溪竹繞山，溪山却在白雲間。

臨溪放艇依山坐，溪鳥山花共我閒。

小雨蕭蕭潤水亭，花風颺颺破浮萍。

看花聽竹心無事，風竹聲中作醉醒。

獨臥二首錄一

誰有越櫂不自操，可憐園地滿蓬蒿；

欲尋春物無蹊徑，獨臥南牀日自高。

遊鍾山

兩山松櫟暗朱藤，一水中間勝武陵；

午梵隔雲知有寺，夕陽歸去不逢僧。

獨飯

窗明兩不借，榻淨一篷陰，

栩栩幽人夢，天天老者居。

安能問齋積，誰可告華胥？

獨飯牆陰轉，看雲坐久如。

十一、結語

荊公一生，出爲帝王師，變法以圖富強，處則致力學術，遊於文藝，志道據德依仁，而希賢而希望！無如時人習於故常，而怯於變新。致遭

時人之忌，而受腐儒之詬，且無中生有，誣及其私德，話及其人格。然後之君子與大儒，無不推崇之，亦無不爲之昭雪。

南宋初，陸九淵象山先生，便曾稱之曰：「英邁特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

。掃俗學之凡陋，振繁法之因循，道術必爲孔孟，勳績必爲伊周，公之志也。」（荆國王文公祠堂記）

元代吳澄草廬先生，謂公：「其行卓，其志堅，超超富貴之外，無一毫利欲之泊，少壯至老死如一。」明人王宗沐先生叙之曰：「公以平生卓絕之行，精博之學，處得君之地，觀其注意措手，規局旨趣，三代以來，一人而已！」

莫之能廢，其見廢者，又大率皆有合於政治之原

理，至今東西諸國行之而有效者也。嗚呼！崇慶伊周，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若乃於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王荊公論評），深有所感！上述五先生之論，深獲我心，且爲欲言之而未得者。但，長篇大論，或未能深入，試言之，其詳如上。至於古詩，以其篇幅較大，盡量從略。然耶否耶？是歟非歟？

讀王臨川全集，研究歷代賢士對於王荊公之

氣節，嶽然若萬仞之壁；其學術，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設施之事功，適應時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傳諸今日

莫之能廢，其見廢者，又大率皆有合於政治之原

理，至今東西諸國行之而有效者也。嗚呼！崇慶伊周，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若乃於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王荊公論評），深有所感！上述五先生之論，深獲我心，且爲欲言之而未得者。但，長篇大論，或未能深入，試言之，其詳如上。至於古詩，以其篇幅較大，盡量從略。然耶否耶？是歟非歟？

涵芬樓秘笈

涵芬樓舊藏唐、宋、元、明、清各代精鈔精刊，世所罕見。其中

哲學、金石、文史、傳記各類均有，且多屬孤本，甚具研究與參考價值。

精裝一〇冊 售價一、〇〇〇元